



诗词鉴赏

# 沁园春·鄂尔多斯

杨小波

环绕三面，无尽宝藏，众多宫殿。  
衍萨拉苏尔，游牧河套。  
秦收置郡，西汉屯田。  
国之北方，边之要地，成吉思汗御马鞭。  
长的调，咏千古绝唱，天上人间。

羊煤土气广泛，  
遍星罗棋布发热。  
今地下地上，煤藏光伏；  
东进西出，畅达中转。  
白色羊绒，绿色能源，产业转型远景见。  
暖的城，随人进沙退，金叶灿烂。

注：该词为作者2023年10月13日采风笔记。



艺苑笔谈

# 故乡秋色

徐鲁

节，山草的草秆和叶子都会变得通红。乡亲们把成熟的山草收割回来，成捆地堆放起来，可以用作搭建屋顶的材料。

阳光煦暖、安安静静得中午时分，走在色彩斑斓的山路上，我经常有点流连忘返。去路边的石堰下采摘酸枣的时候，有时还会惊飞一些惬意地躺在阳光下，正在摊开翅膀晒羽毛的小山鹑……

野菊盛开，草木尽染；大雁高飞，漫山红遍。这是故乡家山的秋天留给我的美好记忆。从那时候起，我就对家乡山冈上的秋色有着具体的感知，也产生了深深的爱恋。我甚至觉得，用任何文字，都无法准确描绘和传达出故乡秋色留给我的那种细微的感觉。

“人生识字忧患始”。长大后，读到了许多吟咏故国之秋、重阳登高的诗句，也随着自己的生活阅历日渐深远，方才渐渐体会到，菊花黄、草木染、雁南飞的重阳时节，竟是最易引起每个中国人的乡思、乡愁和乡恋的一个节日。

中国古代吟咏重阳节的诗词，真是难计其数。其中最为家喻户晓的，要数唐代王维的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吧：“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还有一些诗词佳句，人们也是耳熟能详，如唐朝诗人崔国辅《九日》：“江边枫落菊花黄，少长登高一望乡。”白居易《闰九月九日独饮》：“黄花丛畔绿樽前，犹有些些旧管弦。偶遇闰秋重九日，东篱独酌一陶然。”宋代诗人赵汴的“更上高峰尽高处，黄花新酒醉重阳”，苏轼的“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深边溢菊黄”。明代诗人吟咏重阳的也不乏传世佳句，如徐祜卿《济上作》：“忽见黄花倍惆怅，故园明日又重阳。”李东阳《九日渡江》：“万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风日几重阳。”还有记不起是清朝哪位诗人的句子了，也过目难忘：“浮云遮尽登高眼，不许愁人望故乡。”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生活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只有拥有了真正的中国情怀，才能真正理解和体会那些中国式的乡恋，正如诗人流沙河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一诗里所吟唱的：“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鸚鵡，啼叫在乡恋者的心窝”。

中国传统的重阳节里，有佩插茱萸、饮菊花酒、登高望远等风雅习俗。细究起来，其中的每一个习俗，都是独特的“中国故事”。在古人眼里，茱萸是香草和香料，也是药材，《本草纲目》里说：“吴茱、食茱乃一类二种。茱萸取吴地者入药，故名吴茱萸。”曹植的诗《浮萍篇》里有句：“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茱萸的小枝果息芬芳，能治寒驱毒，可除虫防蛀，民间甚至认为它能“避邪”。重阳节佩插茱萸的道理便在于此。

记得少年时，每当重阳时节，秋收的农活快要忙完了，此时也正是山上的野柿子、野酸枣和各种野生植物的块根成熟的季节，乡村孩子们一放了学，就纷纷上山采集野果，挖取各种药材块根。我们称之为“重阳小秋收”。虽无文人学士们的风雅诗意，但也有自己实实在在的小收获。

故乡的秋色，霜色愈浓。登高望远，秋空爽朗。风露萧萧半黄，听得声声忆故乡。不知故乡山冈上那红玛瑙般的茱萸果和野酸枣，还有故园篱下的野菊花，是否还在等待一个未归的人。每当这时，峻青先生在《秋色赋》结尾的抒情的句子，又会重临心头：“我爱秋天。我爱我们这个时代的秋天。我愿这大好秋色永驻人间。”



艺苑笔谈

世界愈来愈成为一个整体。世界的每个部分越来越构成世界的部分，而世界作为整体也愈来愈出现于他的各个部分之中。这一点不仅在国家和民族身上，也在个人身上得到证实。如同每个全息点包含它构成其一部分的整体的信息。今后每个人也在他身上接受和消费来自整个世界的信息和物质。

——（法）埃德加·莫兰

莫兰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从在全球所有大陆上的散居开始的，所有人种同属于一个族类，具有人类同样的基本特点，但是产生了语言、文化、命运的“异常的多样性”，也正是这种多样性，构成了“在一切领域内的革新和创造的源泉”。从15世纪末叶开始，不同国家与文明之间的交往、冒险和战争揭开了全球纪元的序幕。到了20世纪，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他用一个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来举例加以说明：这个人早晨醒来的时候，打开他的日本制造的收音机来收听关于世界各地的消息。同时，开始饮用着来自锡兰、印度或者中国的茶叶，或者是埃塞俄比亚的木咖咖啡或者拉丁美洲种植的阿拉伯咖啡。他穿上了用埃及或者印度棉花做的针织衫和衬衫，再套上了先后用澳大利亚羊毛为原材料、先后在英国和法国加工的上装和长裤，或者是一件来自中国的皮夹克加上一件美国式样的牛仔褲。他戴上了瑞士或者日本造的手表，用厄瓜多尔玳瑁壳做的眼镜。他可以在冬季的餐桌上吃到阿根廷或者智利的草莓和櫻桃，塞内加尔的新鲜蔬菜豆，非洲的鳄梨或者

——（法）埃德加·莫兰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孪生兄弟。正因为事物的严重复杂性才会导致其不确定性。这对于长期习惯于确定性思

一言难尽

# 探寻人类文明发展

苏禾日

菠萝，瓜德罗普岛上的甜瓜等。总而言之，无论是好是坏，每个人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在他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在他身上蕴含着全球”，这种全球化、世界化同时是非常“明显的、无意识的和无所不在的”。但是，各种对立、对抗、分裂也同时出现。正如莫兰指出，民族之间、宗教之间、世俗和宗教之间、现代性和传统之间、民主与专制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各种对立也在不断滋长，尤其是超级大国的战略利益冲突，更加剧了这种对立。“发展本身创造的问题多于它解决的问题，它导致了深刻的文明危机，后者也冲击着西方的繁荣社会。”解决好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同样需要有一个更加丰富和复杂的关于发展的概念，需要从物质的、精神的、理智的、情感的、伦理的、文化的等等多方面，来有效地加以应对。

人类历史过去是、今后仍将是一个未知的探险。理智的伟大的成功将是终于能够摆脱预言人类命运的幻想……在历史的进程中存在着经济的、社会的和其他的决定机制，但是这些与无数使这个进程分岔或改道的偶然事变和随机因素发生着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关系。

维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此前，人们总是习惯于用因果关系来判断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因为“传统的文明生存于循环的时间周期的确定性中”，即使是近代文明，也曾经生活在“历史进步的确定性中”。但是，进入第三个千年之后，人们面对的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由于我们全球纪元的复杂的和随机的过程的速度和加速度所引起的所有的不确定性，它们是无无论人类精神、超强电脑还是任何拉普拉斯妖都不能把握的。”莫兰这里提到的拉普拉斯妖，是由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于1814年提出的一种假想生物。此妖知道宇宙中每个原子确切的位置和动量，能够使用牛顿定律来展现宇宙事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莫兰用大量历史事实来说明历史本身的不确定性，甚至预言：“新事物的突然出现是不能预言的，否则它就不是新事物。一个创造的突然发生也是不能预知的，从根本上来讲，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只有不确定性才是确定的。”

如此多的问题可悲地联系在一起，使我们想到世界不仅处于危机之中，而且处在致死的力量和求生力量相互激烈对抗的这种可称之为“垂危”的状态之中……一个新的意识开始涌现：人类被投入一个未知的探险。

——（法）埃德加·莫兰

莫兰分析了不确定性的种种表

果洛笔记（十一）

# 牛头碑

徐剑



牛头碑 徐剑 摄

牛头碑是扎陵湖、鄂陵湖的打卡点。无论追寻那场千年迎亲的旅痕，骑行过黄河沿，入玉树者，还是自驾鄂陵湖、扎陵湖而行，探寻黄河源头者，无一不来牛头碑一游。仿佛只有登上海拔4600米的措哇则则山，站在牛头碑前拍一张照片，方可向世人证明，自己来过大唐的柏海，或者在鄂陵湖、扎陵湖边支过帐篷。这是天下“驴友”的荣光和骄傲。

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黄河源头成了青藏高原一道重要生态屏障。沿途100多公里，便道两厢及远处，牧人与牛羊都撒出去了，春牧场、夏牧场、冬牧场空空如许，更多的是藏野驴和盘羊，在公路一侧旷野悠然吃草，晒着太阳，纵使偶有车子掠过，车后吹起一幕风尘，也丝毫不受惊扰。因为黄河源头的蓝天、白云、碧水，成了风语云间，会让人觉得这座小镇更像寻找已久的香巴拉，可是他从小帐篷式的殿堂里，嗅到了大唐帝国檀香和吐蕃酥油茶香。只是锅庄梦断，打阿嘎成为绝响，公主和弄赞走远了。终有一别吧，他还是从雪风中，感受到文成公主与弄赞携手雪域并未走远，身影依然映在湖水碧蓝的云空中。

去看牛头碑吧。不知谁说了一句。登车，一行人蜿蜒上山，驶过一道山脊，朝扎陵湖最高峰——4600米的措哇则则山驶去。车子绕上一个平台，他跨出车门，站在停车场上，茫然四顾。依他敏感的生理海拔体测，此地海拔应在4400米左右，已逾生命的禁区。那尊牛头碑矗立在高高的山岗上，离停车场有三四百米远，望上远眺，大小山包，更像一头骆驼，逶迤于山水间。从停车场盘旋上山，

绕过一个山岗，等于走到驼峰前，这是措哇则则山的凹部，沿着颈部往上走，而牛头碑则坐落在顶部。好像两湖之间耸立了一座颈项，经幡群如宝幢一样，巍然山间，风马旗在猎猎风中，风动，幡动，心也随舞。湮没于经幡间的牛头碑，牛气冲天，雄魄扎陵湖、鄂陵湖，融入湖光山色间，隐约可见，让每个转山而来者，顿生膜拜之情。过山岗，朝着牛头碑，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登，不是为了拜谒，而只是为了靠近，然后依偎在牛头碑前，将唐时的柏海，此时的青蓝两湖一揽入怀中。

从海拔四千三四百米，往牛头牌处爬，湖步步生莲，亦步步拴锁。莲在湖那边的云端，水兴云起，就像刚刚经历一场崩塌、一场核聚变，湖啸云聚，云入穹窿，湖水渐次平静下来，波澜不惊，柏海落成了一个巨大的莲池，云映水中央，一朵、二朵、三朵……十朵、百朵、千朵莲花蓓蕾。盛开的过程浓缩，远胜高倍摄影机的镜头，纤毫毕现地记录下来，那种观云成莲的历程，不胜天阙，却胜似天阙。然而，越往上走，每一步都踩在莲花上，而每一步又像注了铅一般，重如戴铁镣。每进一步，都极为艰难，气喘吁吁，心蹦上嗓子眼，脑袋细胞被扼住了，目眩头旋，脚踏世

界屋脊，真的是犛场了，头顶盛开了一朵雪莲花。终于爬上了山头，牛头碑惊现于前，牛头碑设计于20世纪80年代末，由上海一家铸造厂设计铸造牛头，乍看，像墨石雕成。碑高5米、底座2米、碑身3米，完全仿照青藏高原上的野牦牛犄角设计，却是铜铸，牛角变形向上，极具夸张，透着力量与神韵。野牦牛系世界屋脊之舟，尤其野生者，体形硕大，有的体大如车，蛮勇凶残，是雪域高原的真正王者，雪豹、野狼、棕熊都不敢招惹它，是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图腾与符号。牛头碑安放于此已经30多年，旁边勒石，于1988年9月立“华夏之魂河源牛头碑”，碑座为紫红色，汉、藏文题写的“黄河源头”镌刻其上。

他向着牛头走了过去，四周的扶栏为汉白玉石柱，镶嵌有石板，雕刻云纹。石阶前立有两根石柱，龙头在上，戴着王冠，龙身则浮雕于石柱上，扶摇而上，仿佛两条白龙搅动云水，一啸冲天。通往牛头碑石阶高八级，不算高，他走过去，倚在扶栏上，凭栏远眺，将扎陵湖、鄂陵湖之水一揽于眼。拍一张照片吧，算是到牛头碑前刷了一次脸吧。

帮亲朋好友拍完照片，他发现牛头碑旁边玛尼石堆前，坐着三个

现，有大脑-精神的不确定性、逻辑的不确定性、理性的不确定性和心理学的不确定性，这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充满危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致死的力量与求生的力量激烈对抗，文明与野蛮、创造与破坏、创生与致死并存同在。一方面，人类生活在一个联系日益紧密、价值日益多元、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利益交织错综复杂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由于种族的、国家的、宗教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甚至对立，导致了各种误解、摩擦、纠纷，甚至战争、屠杀、暴行、仇恨、鄙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发生？核战争的威胁是否存在？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会不会毁灭？这一切的确充满了不确定性。莫兰说，人类至今仍然没有到达把真正的“人类”分娩出来，就意味着人类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理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真正地形成人类的共识，没有成为真正的理想境界的“人类”。如果人类对此没有清醒的意识，没有对于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危机感，没有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的能力，人类就不是“预告一个新世界的降生的旧世界的垂危”，而是一个“必死的垂危”。

慢阅读



藏族人。两个成年人，一个少年，引起了极大兴趣。他走过去询问，原来是扎陵湖乡擦泽村的湖区生态员，少年叫加央古德，今年16岁，系三江源生态员的初中生，暑假刚从西宁回到了村里，父亲生病了，要去西宁治病，可身兼扎陵湖、鄂陵湖的生态管护员，一天也不能缺席。于是加央古德来替父亲值班，跟着两位邻里大哥爬上措哇则则山。许多年前，藏族同胞马年转山、羊年转湖时，在湖边的神山山口，迎风撒下大量的隆达（风马），纸片上印有经文与佛像，随风滚动，不少卷入湖边的山岗沟壑青埂下。少年加央古德跟着父亲同行，在牛头碑下干了七天，将犄角吞儿里的小纸片隆达，一一拾了出来。

他问少年，中考后选了什么学校？

高中。他清爽地答道。然后呢，三年后想读什么大学？生态吧！学成后回村里，用科技保护我们的三江源，母亲河！好啊！有志不在年高。他向加央古德伸出大拇指。

有点饥肠辘辘了。早晨环扎陵湖、鄂陵湖而来，湖边，崖上，山上山下，瑶池生白莲心，青天鸣神鸟。看景，人醉云水处，转山，只恨牛头碑，风景柏海独好。他被祥云融尽，被碧水净化，忘我，忘情，也忘了饭点。

到湖边野餐吧。驶出几公里，择距鄂陵湖不远的地方，将车开进去，在两车之间搭起了帐篷，摆开了桌子。趁众人忙乎之时，他提着一把帆布椅，坐于湖边半山腰上，独自观湖，将背影留给了牛头碑，留给了湖边的黄河青山。

正午的阳光下，黄河泱泱一对大湖，一双昆仑泪眼。湖南岸是黄河源头头古宗列，是卡日曲，是扎曲。河出昆仑，涓涓细流，滥觞成碧水青天夜夜星的两大大湖啊。那一刻，他刚抵湖边那朵白莲花还浮冉，花朵升到了半空。坐地日行三界外，刹那，两片云朵飘过来，蓦地觉得自己羽化成鹤，追逐那一朵莲花，落到了前方的星宿海。

且看果洛笔记连载之十二《星宿海里看星星》。